



## 剧场与菜场

□ 王太生

一座烟火袅袅的大城，总有它的A面和B面，剧场与菜场，即是这两个面之所在。剧场与菜场，一个雅，一个俗；一个官方，一个民间。

我到个城市去，喜欢留意那里的剧场和菜场，剧场上演人生百态，而菜场更容易打量一个地方的鲜活生活。

菜场在民间，有烟火味和这个地方最本真的生活气息。它允许一个外来者，近距离静静观赏，那里有鸡蹦鸭跳，大呼小叫。

菜场的价格，永远是这个地方最朴素的价格，显示着一个外来者的公平与实惠。

清晨沾着露水的菜场，是田头清蔬、八方活禽水产的集散地与物流中心。各式应时果蔬轮番上市，可以知节气，应时节。了解瓜熟蒂落，上市和落市，一个地方的特产和物产，触摸到这个地方的地表热气。

曾经固执地认为，五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必定有一种与你周围并不一样的风情，有一种未曾吃过的蔬菜、未曾嗅过的清香和未曾见过的植物。这些只有在菜场才能见到。

在这个世上结识一种植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去陌生的城市，会一头扎进当地的菜场，去遇从前没有遇到过的蔬菜，就像我去见从前没有遇到过的人——我对这些，心仪已久。

菜场的节奏不疾不徐，张

弛有度。人们一边提着篮子踱步，一边不紧不慢地买菜。菜篮子里，可以窥见一个地方普通人家餐桌上的风味菜谱。

菜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成为城市的风情博物馆，那里有各种各样的神态表情、热气腾腾、方言俚语、家庭主妇和行色匆匆的旅人。

我在上海、香港、济南逛过菜场。

上海是一座菜场与剧场穿插，分配精巧的城市。在剧场里能够观赏到最时尚前沿的艺术，而在菜场里能够撞见烘山芋、粢饭、大饼、油条、豆浆，修鞋摊、修伞摊……香港的菜场，有一股海鲜味。冬天的济南菜场，有白菜、羊肉汤和冻柿子，飘散着典型的北方气息。

而在我生活的城市，有古代沿袭下来的剧场，那个地方叫“都天行宫”。这样的剧场其实是个戏台，舞台在楼上，演员在楼上唱戏，观众在楼下看戏。那样的舞台，也许永远不会有名角，也没有美妙绝伦的音响，完全是一种天籁，声音穿透风和叶，飒飒作响。

我小时候经常到小城的人民剧场看电影，虽然那里叫剧场，可很少有专业剧团过来演戏，只能看电影。最令人兴奋的是看那种宽银幕电影。我在剧场里看过《南征北战》，看过《卖花姑娘》。小时候爱看打仗的，《南征北战》看了好几遍。

那时候，外祖父常自豪地告诉我，他年轻时听梅兰芳唱



过戏，梅先生曾经来过小城。剧场和菜场就像一个人的两个年龄段。

我认识一个地方剧团的青衣，年轻时浓墨重彩站在舞台中央，40岁以后淡出舞台，经常看到她拎着篮子在菜场买菜。

剧场是属于年轻人的，追光灯属于年轻人，中年人在菜场。当绚烂逝去，一切归于平淡，生活便回归它的本真。

剧场与菜场，是缤纷城

市画册上的两页，两件衣裳，不同的质地，两种风格，不同的口味。

汪曾祺说，他每到一个地方，喜欢逛菜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

一个城市有菜场和剧场，物质和精神的都有了。喜欢在菜场与剧场之间穿梭的人，不会寂寞空虚。

## 时光

□ 李晓

在妈妈的老房子里，疲乏之中，我陷在破了几个洞的旧沙发上小睡过去。等我醒来，发现妈妈正怔怔地望着我。

妈妈轻声说，你越来越像你爸了。3年前的秋天，爸爸驾鹤而去，而今化为星星的眼睛，俯瞰着人间的亲人。

妈妈的话，让我忍不住暗暗吃惊。有时我对镜打量自己的神态，想想说话的腔调，还有很多杞人忧天的想法，真的越来越与爸爸神似了。这是强大基因的不可抗拒。时光在不动声色中把我雕刻成爸爸的模样。

爸爸和妈妈的一辈子，差不多就做了三件事：工作与种地，把孩子养大，然后变老。爸爸坐过几趟飞机，中国地图上的省份，走了七八个。妈妈的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汗水中的盐，泪水中的苦，笑容里的哀愁，消费着时间，却也账目清清楚楚。爸爸走以后，妈妈说，这辈子没啥其他想法了，就当曾祖母，享受一下四世同堂的欢愉。

很多人的一生，就这样把生活流程走完了。从蓓蕾初绽，到老树虬枝，最后爱恨入土。时光的大雪，片片飘落铺展成皑皑雪原，雪融后满地泥泞，尘埃厚重。我们接受着时

光的打磨，从豪情万丈到心平气和，从展翅翱翔到羽翅收敛。

两年前，朋友老牟脾气温吞、83岁高龄的父亲，突然变得暴躁易怒。有天，老牟的父亲咆哮着要离婚，惹得老牟的母亲伤心哭泣。老牟赶回家，暴怒的父亲指着母亲说，你看你妈，老不正经，伤风败俗啊。母亲把事情经过给老牟作了交代。原来，父亲一直尾随着跳广场舞的母亲，主要目的就是去盯梢，有次发现一个老头请母亲跳了一曲舞，冲动的父亲当场冲过去同那“老不要脸”的老头厮打起来。

这个心结，让老牟的父亲消化不了，他果断地提出离婚，还把离婚的家产在本子上分得明明白白。经过老牟耐心劝解，父亲终于咽下了这口气。然而，接连发生的事，让老牟隐隐感到了父亲的不正常。母亲外出走一步，父亲就要在后面跟随一步，疑神疑鬼的父亲，总是担心母亲“晚节不保”。有一天，外出的父亲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好不容易走到了自家小区，却忘记了楼层，最后还是在好心邻居的护送下才回到了自己的家。老牟把父亲送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父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脑萎缩导致的“老年痴呆症”。老牟明

白这个病的后果。3个月后，父亲忘记了家人的名字。有天他望着老牟问：“你是隔壁的，来我家干啥？”老牟大声说：“爸爸，我是您的儿子啊。”父亲搔搔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啊，对啊，你是我儿子啊。”一会儿后，父亲又木然地望着老牟问：“你到底是誰啊？”父亲的记忆好比鱼，只有短短的7秒。父亲的脑子，陷入了时光混沌的沼泽。

有次父亲上厕所，弄脏了裤子，老牟赶紧给父亲洗澡，父亲本能地蹲下身去，他还懂得在他人面前害羞。老牟擦洗着父亲的身子，这个瘦骨嶙峋的老头，肉塌了，骨头上薄薄的皮就像泄了气的一架老鼓。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老头焕发了精神，突然开口问：“你是我啥人啊，要对我这么好？”老牟说：“爸爸，我是您儿子啊。”老头点点头说：“还是儿子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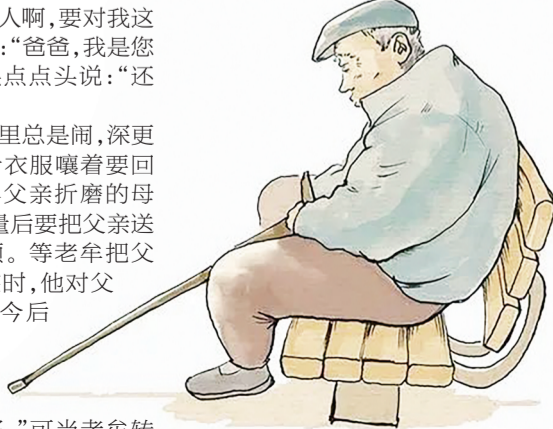
父亲在家里总是闹，深更半夜起床收拾衣服嚷着要回老家去。受尽父亲折磨的母亲，与老牟商量后要把父亲送到养老院照顾。等老牟把父亲送到养老院时，他对父亲说：“爸爸，今后这里就是您的家了。”父亲点点头说：“好啊，这里好。”可当老牟转

身回家时，父亲又嘟囔着跟随他。回头望见父亲那委屈、可怜甚至是哀求不要丢下他的目光，老牟的泪一下就涌了出来，又把父亲搀回了家。

今年春天，老牟的父亲在病院去世了。临终前的第三天晚上，回光返照的父亲，突然从枕下摸出一张存折，他告诉儿子：“这个，都是给你攒下的。”打开存折，是这些年父亲勒紧裤腰带的钱。

老牟跟我聊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说：“我们总以为父母不会老，一直护佑着儿女子孙，却不知时光也在慢慢啃噬着他们。等他们老了，我们也在追着他们的脚步。”

那天，我与老牟望着阳台外边城市的灯火，陷入了沉默。



## 聚散的码头

(外一首)

□ 卞奎

一座大楼  
一方聚散的  
码头

清晨 大楼的人们  
驶离码头  
淹没在流动的市井浪花中

去上学  
去务工  
去买菜蔬  
间或有懒洋洋的人  
吃罢外卖  
去四方游荡……

夜晚 浪朵聚拢  
从每个窗口  
辉映着新的  
桥段

少妻少夫  
要伺弄  
孩子功课

窗帘后 情爱的人  
沉醉蜜恋

偶有家中  
开派对  
劲歌劲舞  
闪烁彩色的灯影

诗人 抿口老茶  
苦心写作

人们啊 今夜我在一座  
诗的码头

## 隔空相聚

我来看你了  
我的老友

老友从松涛中  
伸伸懒腰醒来

山坳旋起  
朗笑的回声

你还好吧  
你还好吧

应是惯例  
开一瓶浓香喷喷  
土烧  
隔空敞怀豪饮

你还在摆弄字画吗  
你还在吟咏新诗吗

笑呵呵的字  
跳着音符的诗  
响起在  
两个老友心间

虽说隔空隔世  
犹同并肩相守

春风酿春雨  
春雨洗春色  
谈兴很浓  
心语似火

想一想  
从前的时日  
看一看如今的人  
隔两界  
有悲情  
也有深意

老友啊老友  
年年花开时节  
年年相聚  
叙旧